

一部小说点燃梦想 一名乡绅提供“样板”

两大助力帮顾拜旦创办现代奥运会

每当四年一届的奥运会举办,许多人就会回忆起顾拜旦男爵。顾拜旦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起人,是五环标志会徽和会旗的设计者,被誉为“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的和平主义情怀以及他对古代奥运精神的发掘为人津津乐道,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法国贵族的奥运之路深受英国体育文化的启发——曾有一部英国小说和一位英国乡绅与这位“现代奥运之父”结下不解之缘。



小说《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的配图。

《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

1857年英国作家托马斯·休斯出版了一部名为《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的小说。作者将自己在拉格比公学读书时的经历融入小说情节,并着重描写了该校的橄榄球运动,及其在校园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小说出版后深受当时英国青少年的喜爱,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传播。1875年,《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被翻译成

法文在刊物上连载,十几岁的顾拜旦读到后很是喜爱。他日后多次提到,这部小说的思想是鼓励他投身体育教育事业和奥运复兴活动的原动力。

1863年,顾拜旦出生于巴黎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小时候,法国在与普鲁士的战争中经历大败,普鲁士军人的形象为小顾拜旦的童年蒙上一层阴影。根据顾拜旦本人的回忆,他从童

年时便不断思考如何增强法国青少年的体魄。

小顾拜旦十分喜欢《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中的一个情节——主人公在板球和橄榄球运动中强健体魄、结交朋友并最终打败校园恶霸。这个情节让小顾拜旦意识到,当时在欧洲大陆不受重视的球类运动可能是学校进行体育教育的好选项。

英式体育教育理念

19世纪末的法国公共教育界“相信”德式体操,认为这种体育教育在增强学生体魄的同时可以提高国民纪律性。当时英国奉行的体育教育理念则不同,比如小说中的拉格比公学校长就认为,球类和赛艇等集体运动可以在有效增强学生体魄的同时提高青少年的规则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有助于他们之间结下友谊。

这一英式体育教育思想在少年顾拜旦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学期间,顾拜旦通过学校项目前往英国游学,参观了他魂牵梦绕的拉格比公学。在公学校园里,顾拜旦沉浸式体验了他在小说中读到的体育项目,进一步被那里的体育教育吸引。除了拉格比公学之外,顾拜旦还参观了其他英国学校,甚至后来还前往美国,考察当地引进英式体育教育的情况。

回到法国后,顾拜旦已然成为英式体育教育的坚定推动者,他为此四处奔走。但当时的法国刚刚确立共和制,对于君主制的英国抱有很深的敌意,且不少家长担心孩子过多参加集体运动会增加染病风险。顾拜旦四处碰壁,法国公立学校教师也不认可他的观点,认为球类运动会让孩子们变得更加顽劣,缺乏纪律。

但顾拜旦没有放弃,趁着1889年法国举办世博会,他决定在巴黎举办一场有关体育教育的国际研讨会。为邀请更多英国同仁参加,顾拜旦在英国报纸上投放不少研讨会的广告,其中一则广告引起一位英国偏远小镇绅士的注意。

小镇马奇温洛克位于英格兰什罗普郡。小镇乡绅威廉·潘尼·布鲁克斯出身当地医生世家,青年时在外游学。父亲去世后,布鲁克斯回到家乡接手家族诊所并成为当地法官。他积极参与小镇社区建设,不仅组织阅读会教农民识字,还借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模式设计了小镇自己一年一度的奥运会。



顾拜旦(左三)与多国人士讨论举办奥运会。

“马奇温洛克奥运会”

马奇温洛克奥运会始办于1850年,比赛项目包含田径、球类、射击等项目。受古希腊思想启发,布鲁克斯认为奥运会应向各阶层的民众开放,他自掏腰包提供奖金,设立裁判团。到19世纪60年代,马奇温洛克奥运会已经在英国拥有很高知名度。1881年布鲁克斯与希腊政府取得联系,呼吁在雅典举办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但被希腊政府拒绝。后来布鲁克斯在报纸上读到顾拜旦的研讨会广告,随即向后者寄去关于马奇温洛克奥运会的剪报册,邀请其前来观赛。

1890年,顾拜旦来到马奇温洛克,观看了小镇奥运会。布鲁

克斯向他介绍了在希腊雅典举办国际奥运会的愿景,顾拜旦大受启发,决定前往希腊考察。在离开马奇温洛克之前,顾拜旦种下一棵橡树苗,纪念他在这里受到的启迪。此后数年,顾拜旦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国际奥运会的筹备上。

1894年,第一届奥运会的国际体育会议在巴黎索邦大学召开,会上成立国际奥委会,布鲁克斯当选名誉委员。此后,顾拜旦一直通过书信与布鲁克斯沟通奥运会的筹办进程。遗憾的是,就在1896年第一届现代夏季奥运会举办前,布鲁克斯与世长辞。

本报综合消息

古希腊人

看奥运赛事吃烧烤

与现代奥运会的观赛体验不同,2000多年前到现场看奥运是一场艰苦的“朝圣”之旅。由于交通与基础设施落后,古希腊各地的体育爱好者跋山涉水赶往奥林匹亚不仅需自行解决食宿,可能还要涉险穿越战区。不过对他们而言,当时奥运会的意义远超一场体育盛事,它更关乎文化认同与民族团结——分布在各地的古希腊人借奥运赛事齐聚一堂,分享见闻,闲话家常,等待祭祀之后的“饕餮盛宴”。

据国际奥委会官网报道,在古希腊奥运会鼎盛时期,观赛人数能超过5万。考虑到当时整个古希腊的人口不到400万,且并非所有人都具备观赛资格,这个比例已是惊人。每逢奥运年,地中海区域就会发生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各城邦的体育健儿及赛事爱好者从各地奔向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奥林匹亚。

由于交通不便,人们行程延误的情况很常见。当时希腊各城邦势力错综复杂,战事频发,旅者为了观赛甚至要直接穿过交战区域。

史料记载,旧时的奥林匹亚宗教氛围浓厚,但基础设施薄弱,旅客抵达目的地后大部分需要食宿自理。据说当时镇上只有一家酒店,且多数房间会被预留给权贵。绝大多数普通人会自带帐篷,甚至索性幕天席地。

赛事为期5天,人们在观赛过程中也会遇到“考验”——那时的体育场馆极少设有座位,也没有什么阴凉地,大多数观众都是顶着炎炎夏日为运动员加油,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由于夏季河水水位不高,水资源不易获取,洗澡擦身是一种“奢侈”。据说古希腊奥运会期间,奥林匹亚街巷上的很多人身上都“有一股味道”,还有不少人中暑或患病。

即便如此,古希腊人对于参加奥运会仍然乐此不疲。有媒体戏称,当时世界辨别“希腊基因”有两条标准:一是看此人是否热爱运动,另一个就是看其对奥运会的热度程度——后者被视为“古希腊人的根本文化标识”。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古希腊史教授保罗·克里斯特森表示,历史上多数古代文明在地理分布上都比较“紧凑”,例如古埃及人会集中在尼罗河流域的其中一段繁衍生息。古希腊人却是一个特例:其人口分布比较分散。而奥运会的召开就如同吹响“集结号”,将分布在欧洲各地的古希腊人召集在一起,将奥林匹亚变成一个“盛大的集市”。在这场难得的团聚中,亲朋好友吃吃喝喝,闲话家常,还可以互相分享各地见闻,甚至促成一些生意合作。

古希腊奥运会的核心活动中,有一项是祭拜天神。据国际奥委会官网报道,这场盛大的仪式往往安排在赛事的第三日,东道主当晚会宰杀100头牛献祭,根据习俗,大部分牛肉会现场烤制,然后分给成千上万名观赛者。柴火旺盛、烤肉飘香,这场“饕餮盛宴”是整个奥运会许多人最“喜闻乐见”的环节,因为当晚“没人会空着肚子离开”。

因为食物珍贵,肉价很高,大多数古希腊人平时肚子里油水不多,鲜肉更是只在少数祭祀场合才能吃到。有媒体调侃,这种“信神明、有肉吃”的安排能让人们更加坚定信心,也让那些收获满满的奥运观众对4年后的盛事更加期待。

古希腊人历来把体育竞技视作祭祀奥林匹斯山诸神的节庆活动,因此当时的奥运会本质上是一场宗教仪式,一些专家学者总结称“体育只是形式,宗教才是根基”。澳大利亚“对话”新闻网称,对于希腊普通民众而言,观摩奥运赛事更如同一次“朝圣”之旅,这一点在希腊的语言文化中得到充分体现。希腊语中形容普通观众为一个词,而形容观摩过奥运会的人的时候,用的是另一个词,大意为“见识过神圣场面的人”。

此外,古希腊的每一届奥运会也会吸引不少政客与学者,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当地授课,政客借机发表演说,诗人则在赛事期间进行创作,他们为赛事增添浓郁的文化气息。希腊历史学家与文学家《历史》一书的作者希罗多德就曾在奥林匹亚一处神庙的门廊附近开办过多场讲座。

本报综合消息



通往奥林匹亚体育场的拱门